

广场

读者十论：她们走在前面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LGBTQ群體的權益從來都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經過爭取換來的。經濟的改善也不必然會帶來LGBTQ群體權益的改善；父權社會的解構也不會因為經濟的發展就會自然發生，而是需要相關團體的倡議和行動。



讀者 **EricChan** 回應 《為了活下去，中國LGBTQ組織改名、商業化、接軌主流價值觀》

端传媒社群组 | 2021-11-12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EricChan，回应《为了活下去，中国LGBTQ组织改名、商业化、接轨主流价值观》

LGBTQ群体的权益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过争取换来的。经济的改善也不必然会带来LGBTQ群体权益的改善，这一点从各中东产油国，人民一面享受优厚福利，但LGBTQ群体的权益并没有得以改善。父权社会的解构也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就会自然发生，而是需要相关团体的倡议和行动。如果我们以香港为例，当政治被威权建制势力所主导时，体制内的保守父权势力只会肆无忌惮。这一点从梁美芬何君尧的言论以及丁屋政策这一对女性原居民不公平的政策是如何经由基本法与司法复核裁定得以再次确认便可以看出。

文中LGBTQ组织会改名，商业化，接轨主流价值观都不过是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已，不要生出他们在拥抱威权体制的幻想。拿同样由中华文化主导的民主台湾，纵然执政体制还是民间都有顽固反同势力，但他们的LGBTQ权益保护可是比中国走得更前。

其实文中对于中国LGBTQ组织的描述很好地反映了在中国，政府对于ngo角色的定位 —> 政府圈养的工具犬。只服务于政府，为政府做一些外包工作（如文中提到的艾滋病防治普及和LGBTQ家庭矛盾调解，现实中的儿童课后照顾甚至是防疫工作）。对于政府而言，这些NGO是价廉物美的临时工，还不占编制。这对于资金和编制都有限的地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而权利倡导什么的是不可以的，为自己以外的甲方服务也是不可以的。也就像文中官方执法人员对于LGBTQ组织的警告：“没有人像你们那样一直在发声的，其他人都很乖。”这个对于宠物和小孩规训时的语气就体现了在政府心中“ngo作为政府附属品，必须要依附于政府，服务于政府”的心态。

很敬佩这些LGBTQ组织为了初心，也为了活下去所保持的乐观和顽强的态度，支持你们也祝你们好运。

2. Jay_L、支支作响，回应《为了活下去，中国LGBTQ组织改名、商业化、接轨主流价值观》

Jay_L：说一个绝大多数境外读者和境内搞权利运动许多人都不愿承认的事实：中共的威权统治其实是促进女权和LGBTQ的。如果是按照西方民主票选模式，按照中国目前发展水平和东亚父权传统民风，民选出来的政客对女权和LGBTQ的敌意会更深，甚至出现波兰/美国德州那样禁止堕胎的情况。

东亚父权传统就不说了，中国的发展水平按人均GDP约第70位，而60-80位之间的大国有：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和它们比，中国的女权和LGBTQ权并不算差。所以在我看来，中共是稍微抵消了一下东亚父权对这两者的负面效应的。

文中也说“在中国，同性恋依旧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容词。阿义在工作中，遇到过被诈骗犯围猎、被公司辞退、被父母抓去进行“扭转治疗”的各种故事。“你会更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这个困难是什么。”文中主角能认识到LGBTQ的民间土壤也不支持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比肩的幻想，从而选择活下去，坚持长线的路线很明智。二三十年后，高发展水平和东亚父权传统进一步被结构的社会一定能够让平权意识真正流行。

支支作响：忍不住反驳楼下评论：“中国的发展水平按人均GDP约第70位，而60-80位之间的大国有：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和它们比，中国的女权和LGBTQ权并不算差。”

这段描述严重与事实不符。墨西哥自从2003年就已经立法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至今有三分之二的州份已经各自投票通过了同性婚姻。而墨西哥高院也判决允许trans更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至于巴西，他们每年的pride游行吸引上百万人参加，那是中国未来10年都不会见到的光景。这些只是拉丁美洲近年性小众权利水涨船高的一个剪影。在并不太平的拉美，这些进步是当地公民社会冒著被谋杀的风险换来的。至于平权意识较差的土耳其、大马，他们多数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就算富到流油的伊斯兰教国家如卡塔尔、UAE，赚再多钱，也是一样对性小众仇视无比。中国并不是伊斯兰教国家，难道要从这些国家身上寻求优越感？用人均GDP给中国的弊病找借口是老黄历了，但在性小众权利发展之路上恐怕行不通！而所谓中共极权能够“对冲”东亚传统文化之说…和对岸的台湾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这极权带来的“权利”是不是那么好了。

3. Ezioauditorex，回应《虚拟偶像直播主在香港：谁在做？谁在看？谁在赚钱？》

我一直觉得互联网生态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现实社会的生态变化。作为一个从18年开始看V的大陆人，我经历了bilibili从日V爆红到现如今国V独霸一方在盈利额上可以和YouTube相对比的时代。这其中发生的在市场层面的变化，还有观众看V的目的与选择看那种类型的V的变化是很值得探究的（举个例子，bilibili有一位虚拟up主七海娜娜米，她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类似于彩虹社本间向日葵那样的虚拟偶像类主播的，但是在出道的19年一直不温不火，最高热度也只是一万多（因为bilibili没有人数显示只有热度排面且排面机制不公开所以无法确定有多少人在看，但一万热度在bilibili直播区并不算是高流量）但20年底因为“ybb”事件而爆红，从20年的底边vup变成了如今bilibili虚拟主播区第一人（ybb事件大体就是因为有粉丝拔出了七海娜娜米中之人的恋爱事件和中之人真实身份而导致七海娜娜米中之人本人下场和粉丝对骂）

很希望端能写篇文章也探讨下大陆的虚拟主播发展，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大陆的虚拟主播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虚拟主播中政治成分最多的。

4. Minagi，回应《虚拟偶像直播主在香港：谁在做？谁在看？谁在赚钱？》

看到绊爱中之人春日望最后的黯然离场，让我感觉到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独立运营自己账号的除外）其实说到底命运还是掌握在公司的手上，只是目前她们个人与公司并没有利益冲突。但是如果将来她们真的与公司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那么这些vtuber最后会不会被扫地出门也很难说。像春日望至少还有个声优的身份可以让她继续从事类似的工作，让原本的粉丝们转移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这里来；而其他人在中之人没有公开地暴露过的情况下，没有了皮套，终究也只是个普通人，也还是只能像普通人一样谋生。当然也还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

另外这种给一个3D的皮套然后让中之人自由发挥的做法可能最早是从“摸索吧！部活剧”开始的，这部动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知道绊爱的企划最初有没有受到过它的启发。

5. JustC，回应《推倒四座工厂大厦，埋葬香港职人》

任何一个独立经济体都必须要有基础工业支撑才能独立地活下去。香港的问题不单单在于区区数座工业大厦，而是整个工业体系自教育到应用的全面倒退。大学不再教授基本工业知识，把“古老机械”弃置，追求3D打印、CNC等等，却不明白新科技建基于旧有事物，不懂得材料特性就无法正确处理制造成品、不懂进刀原理就不能正确使用CNC。工程公司转型成为使用工程的管理公司，底层被低薪酬高工作量拖垮，高层避免出错把所有工程问题推往外国制造商不再自行解决和最佳化。还有文中所指公众对工程没有概念只有抱怨，结果就是香港工程界的全面衰退。

6. 汉堡包，回应《中国三孩政策出台后，男人们结扎越来越难了》

全文梳理下来，尽管无法判断是否存在那个背后的文件，但医生不愿意做、（除利益相关方妻子/伴侣以外的）家属反对做、患者难以接受做，全部指向观念上的层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若要保证生育自由，就应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逐渐实现移风易俗，破解医疗机构和民间对于男性结扎的错误认知。此外，尽管男性结扎是不可逆的，技术上可以通过精子银行等方式来实现人工辅助生殖，如果政策制定者是真诚的希望提高生育率，通过提高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供应水平、费用纳入医保等方式，不仅可以解决错过生育窗口期的问题，也可以让男性更放心的去结扎。这些都是在中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政策，而不是男性避孕药这种在天边的幻想，或者禁止结扎这种本身就没有被广泛应用的技术，只是政策制定者真的是从科学的角度试图提高生育率？或者，还是投保守观念所好罢了。这个曾经鼓吹自己象征著科学和民主（尽管只是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政党，如今以什么做为自己的座标呢？

7. YesJV，回应《NFT的世界：一个不成熟的加密货币“玩具”，究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一直未想明白，NFT的价值到底何在。很多人理解NFT，都是将其视为加密世界的收藏艺术品，而这就不可避免的联想到现实世界的收藏艺术品。现实世界的艺术品的价值，包含了艺术的价值与生产成本的价值，但目前来看，以NFT世界中比较火爆的大猩猩和像素头像为例，其中的艺术价值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鄙人实在没有什么艺术细胞的原因所致。另外就生产价值而言，严格来讲，一个NFT的生产成本或许只是一串存储在区块链世界中的计算机语言，而这难道就可以令其生产价值达到现实世界中的数十万、数百万美元？而所谓每个NFT都有的唯一所有权凭证，也只是一个只能体现在加密货币世界中被某个钱包地址支配的计算机语言凭证。

比特币曾被全世界的人怀疑是一个世纪大炒作，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对其价值达成了共识，其自身便衍生出一种承载共识价值的价值。而反观NFT，至少到目前为止，每一类型的NFT，都只会受到某个小众人群的追捧，而这或许也就成了限制其价值存在边界的最大制约吧。

8. HarGrace，回应圆桌话题《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解散被裁违宪，应重启职务，你认为学生会还能否重建？》

学生会应该继续保留和运作，因为这个组织是“中大学生实践民主自治的共同体”，民主自治，积极参与学校治理和监督学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这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锻炼。只不过谋求香港独立以及拒绝承认香港作为中国治理体系内的地方政府地位，才会触动中央政府及香港地方政府的敏感点和底线。不触动这个底线的前提下，基于其他任何理由对学生组织的打压和迫害都是不合理和应当被谴责与纠正的。

9. 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澳门规定非居民入境7日前须持5000元“维生资源”，此举会如何打击旅游业？》

过去澳门因为博彩业的繁荣，博彩业提供大量高薪又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整体就业工资水平也被博彩业拉升。因此为了弥补劳动力缺口并且压低成本，澳门需要引入大量外劳，但引入外劳有限制有配额。疫情期间赌业不景气，就业机会减少。求职市场上雇主希望绕过先有限制压低成本，黑工数量上升，而本地工人就业不足对黑工亦有怨气，再加上邻近经济体经济也不景气，也促使更多人愿意铤而走险做黑工。澳门政府的这项政策算是回应民怨，参考过去需要用现金，现在接受电子支付工具货币，算是进步啦。

10. Matters404、IustC，回应圆桌话题《疫情下日本女性大受影响，

许多人开始从事“爸爸活”，你怎么看？》

Matters404：最后一段好畸形，一方面女性工作在社会风气里来说对男性来说是耻辱，一方面男性又确实养不起家，骂女人废物。男性就是这么脆弱且垃圾的东西，看到这里真的好恶心。如果确实没本事，让女性有尊严地工作，什么错都推到女性头上，看着看着就厌男了。

JustC：@Matters404：养不起家的男人本来就是男人的耻辱，但从这种人带出“男性就是这么脆弱且垃圾的东西”然后直接“厌男”，简单来说就是以偏盖全，就像男性多看两篇女性出轨的文章就认为“鸡，全部都系鸡”然后变成INCEL一样。

性别战争，又或者说任何争端的开始就是互相不理解不信任，然后依靠图腾主义将一切错误事物归咎于以偏盖全的敌方图腾，最后拒绝沟通往来。说实话我对人类未来不抱太大希望。

Matters404：@JustC：怎么说呢，我就是针对那段话的风气来说，个体如果在处理自身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能给别人更多的理解当然是好的。女性在社会序列里，大多时候处于下位者，女性能给出的理解和共情我相信是比大多数男性好太多的，女性自身的责任承担已经相当够多了，是谁没有做够呢？特别是在这个风气里，在这段话里，女性主动想要养家，女性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迟迟未行动的是男性吧，我们总是对下位者要求太多吧，对更有权势的人能提出要求吗？